



4.

史博館・活博館

黃光男轉任史博館館長達九年七個月。藉由北美館的行政經驗，他提出許多活化計畫，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改名為《歷史文物》，規劃「中華文物通史」常設展反映更宏觀多元的觀點。他善用南海學園的優勢，上任後再加設四樓挹翠樓及露天咖啡廳，舉辦音樂活動活絡人氣。文化科技、城鄉連結、行動博物館、文創行銷、兩岸與國際交流、姊妹館簽訂、澎湖古沉船發掘計畫、組織改造、館長會議……都是他的創新績效。不過，最亮眼的是他開創超級大展風潮，「兵馬俑——秦文化特展」創一百零五萬五百三十七人的紀錄，讓他登上「百萬館長」的稱號。



【本頁圖】

黃光男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時期赴俄羅斯訪問。

【左頁圖】

黃光男，〈俯者間〉（局部），1999，彩墨、紙，136×70cm。

宜今更宜古

水墨畫家「誤闖」現代美術館，也有模有樣地當了八年多的館長。一開始跌破許多人的眼鏡，最後博得眾多掌聲，非浪得虛名。若黃光男館長轉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說來應是名正言順、適得其所——或者說「宜今更宜古」。



冥冥中似有安排，幾年來很少有個展的他（一方面忙，一方面避嫌），1994年中在史博館國家畫廊展出。當天，陳康順館長一再強調：「今天只有一位館長，黃光男是畫家。」誰知道半年後，在史博館展覽的「畫家」變成史博館的「當家」。管現代的館長回頭管傳統，不會尷尬，應該說頗為恰當，因為大家都知道書畫是他的老本行。這次展覽，畫家及詩人的楚戈觀察得很清楚，因為經歷了八年的現代性「新震撼」，他的創作已幡然改圖，不管是潛移默化或刻意調整。楚戈表示：「黃光男不算是一位全然的國畫家，他還展出了不少非傳統國畫形式的新風格作品；他也不是一位純粹現代畫家，他現在仍畫傳統國畫。……表明他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正舉步欲前的狀態，並非完全停滯於傳統；也非放棄傳統投入了現代，正是處在一個轉變期間的階段性……。」



黃光男，〈獨舞依磐〉，1994，
彩墨、紙，70×70cm。

「新的震撼」一詞來自知名的英國藝評家修斯（Robert Hughes）1980年在BBC策劃的紀錄片《新的震驚》（The Shock of the New），探討新形式的西方藝術所帶來的新視覺經驗（也是「驚艷」），改變了人們對現代藝術的看法和想法。看來，這些來自西方的震撼已融入了黃光男的創作之中，形成品牌更為鮮明的「黃氏水墨風格」。

北美館第11屆館慶，高達一億元價值的百幅何德來作品由家屬捐贈典藏作為賀禮。藝術家於聯誼茶會氣氛和諧熱絡，黃館長掌舵駕輕就熟，已不可同日而語。誠如報導所述：

黃光男以嫺熟於行政事務的經驗，建立各項制度將北市美帶上平穩軌道，逐漸充實了北市美的軟、硬體，成為藝術欣賞、教育及研究等的重要據點。

這樣的評價是公允的——他的藝術行政手法很吸睛、效果也很好，

〔左頁上圖〕

黃光男結束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職務，步出辦公大門。

〔左頁下圖〕

1994年，「黃光男畫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舉行。



國立歷史博物館前身——日治時期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1916年落成，原為紀念始政二十周年勸業共進會的臺北植物園場址。

熱鬧、門道都有看頭。市長換人做之後，館長異動亦成為探詢焦點。教育部部長郭為藩透露：「是藝術界，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答案一如眾人及報紙的推測：黃光男雀屏中選，接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第七任館長。在主持完最後一檔國際展「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收藏展」及國內展「范洪甲九十回顧展」之後，他走馬

上任，時間長達九年七個月，比掌理北美館多出一年二個月。

離開總有依依不捨，但「外表平靜，內心激動」。這位首任北美館館長最滿意的政績是哪些？近三千件的典藏，得來不易；最欣慰的是美術館走上制度化。他深深相信制度和經驗是最好的依靠，可以避免走冤枉路。

從一棟日式木造二樓房起家，1955年以經費五萬元成立的史博館，原名「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一開始被嘲諷為「真空館」，因為沒有典藏只有複製品。1956年，教育部撥交戰後日本歸還之古物，以及一批原為河南博物館所藏文物，典藏日增；加上1970年史博館擴建後成為戰後三十年臺灣的文化藝術櫥窗，規模漸具。當然，解嚴後臺灣進入激烈的博物館競爭時代，則又另當別論。

依傍於臺北植物園荷花池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建築背面）。



建館初期的靈魂人物姚夢谷（1912-1993）、包遵彭（1916-1970）、王宇清（1912-2009）、何浩天（1919-2009）有「史博四金剛」的稱號。前三十年由前三位館長包辦：包遵彭（任期1956-1969）、王宇清（任期1969-1973）、何浩天（任期1973-1985）。這一階段的特色為「中華文化基地、世界藝術窗口」，側重中華文化發展與推廣，參加國際藝展嶄露頭角，例如舉辦「中原文物展」、「中華歷史文物國際巡迴展」、「巴西聖保羅國際藝術展」。第二階段（1986-1994）的特色是「啟動本土化、兩岸交流」，發展地方文物系列展，率先進行「兩岸文化交流展」；歷任館長為李鼎元（代理1985-1986）、陳癸淼（任期1986-1990）、陳康順（任期1990-1995）。第三階段（1995-2009）的特色是藝術超級大展及世界文明展的舉辦，推出行動博物館、博物館文創，並提出南海學園整合計畫；歷任館長為黃光男（任期1995-2004）、黃永川（代理2004-2005）、曾德錦（代理2005-2006）、黃永川（任期2006-2010）。2010年，史博館開始逐步規劃閉館整建，2018年正式進入「修館不休館，服務不打烊」階段，期待化蛹成蝶，蛻變成功。歷任館長為張譽騰（任期2010-2017）、陳登欽（代理2017-2018）、陳濟民（代理2018）、廖新田（任期2018-）。

到目前為止，黃光男是任期第三長的館長，僅次於首任館長包遵彭的十三年和何浩天的十二年。



1995年2月，黃光男（右）正式接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中為教育部部長楊朝祥，左為時任史博館館長陳康順。

滿俾前進・乘風破浪

館長如同舵手，要有遠見看清方向，動力也要夠，最好滿俾前進，乘風破浪，才有快意的博物館人生。這是他在交接典禮上的比喻：「船要開得快，浪花一定濺得大，難免滿身濕。」黃光男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有執行力才有實力。」不算老也不算壯年的五十二歲年紀，被冠上「過動老人」的稱號，他將在史博館衝！衝！衝！

「新官上任三把火」，這裡的「火」應該是「柴火」，為史博館添加正能量。每一檔展覽、每一項計畫，館長都要求活起來、動起來。我們常說人要活動、活動，要活就要動，任何一個機構也是。很快的，他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改名為《歷史文物》（5卷1期34號），象徵史

博館的定位，符合館原來的名稱「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歷史文物》如今已超過三百期。他新設教育推廣小組，強化和民眾的溝通互動。接棒四個月後的「唐三彩特展」，以官民合作、真偽比較讓這批古老的墓葬文物有新的呈現與連結。他說：「史博館的唐三彩不再『無精打采』，而要發出應有的光彩。」「館藏歷代錢幣展」，展覽主角「漢代搖錢樹」放在旋轉盤，竟然變成民眾的許願池！但展覽需結合研究而不是光「排節目」，則是他思考美術館行政的更崇高層面。

改革是連小地方他也不放過。館內電梯玻璃鏡面重量增加負荷，他命拆下來後物盡其用，變成辦公桌墊。

1962年，「現代繪畫赴美展覽預展」於史博館舉行，五月畫會成員與師大教授合影於史博館門外。左至右：劉國松、廖繼春教授、彭萬墀、韓湘寧、孫多慈教授、楊英風、莊喆。



的確，過去史博館的中華文化古文明形象有些嚴肅、低調，甚至讓人覺得沉悶、沉重。這其實是嚴重的誤會，史博館是戰後臺灣現代美術的起點，中國現代畫運動的「五月畫會」和鄉土運動中的朱銘都崛起於此，也是中華文化藝術在臺灣發展的重要基地，角色頗為關鍵、吃重。黃光男企圖扭轉這個頹勢，一如他接任時所宣示的：「使史博館成為大家願意來的地方」、「讓大家感受文化的張力」。

他琢磨一連串的館藏文物「活化」計畫，讓「史」博館變成「活」博館（一個臺式發音的小小幽默：尸ˊムˊ不分）。八年多的館長經驗，成竹在胸，他早已為史博館擘劃出一張清楚的發展藍圖。愛吃龜苓膏的他，行政也「歸零」——重新思考、盤點史博過往歷史、現在定位與未來發展。

他有哪些過人的策略或手法呢？常言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每年12月4日是史博館的生日。黃館長首次主持四十周年館慶，那種「陣仗」、那樣的氣勢，旁觀者都知道是標準的「黃光男style」。六位前館長齊聚回娘家，難得的畫面。另外，為了奠定史博館的歷史定位，史博館的「臺灣歷史采光特展」特別有光，以臺灣、中原、國際三路線規劃。除了「臺灣早期書畫展」、「臺灣百年攝影展」，還有「連雅堂紀念文物展」，時任副總統連戰還捐贈了《臺灣通史》手稿。學術研討會，講者都是重量級人物：勞思光、陳其南、王秀雄、黃仁宇、金耀基、高宣揚、林毓生、王邦雄。

館慶四十二周年，以更宏觀的框架「百年中華文化變遷」、「百年世界文化發展」及「臺閩文化

1999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玉兔迎春化妝晚會」，黃光男（右2）身著古裝。





[左圖]

2000年，「國立歷史博物館921大地震災區文物研究特展」郵戳。

[右圖]

2003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宏碁合作完成「大南海文化園區無線寬頻網路環境建置計畫」。



百年」的研究出版來開展宏大史觀。1998年，耗資八百萬改裝常設展廳，「中華文物通史展」呼應臺灣多元的文化脈絡，以一百九十件中原及臺灣本土文物提供簡潔且完整的歷史概念，從新石器時代、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到民國。其他重大行政有：清點五萬件文物、常玉作品修復、規劃歷史考古學中心及國際水墨雙年展、大學修課終身學習卡、「南海文化園區——黃金三層」營運構想（2008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他強調「文化應落實在生活上，而不是和生活隔離」，善用南海學園的環境優勢，除了二樓咖啡廳忘言軒，上任後再加設四樓挹翠樓。剛開幕的露天咖啡座舉辦荷花節系列活動或七夕清風音樂會，頗有氣氛。

文化科技大爆發，三不五時就有「玩藝兒」吸引喜新厭舊的民眾：多種語言語音導覽，光碟、多媒體、家庭博物館錄影系列，可「一網打盡」的南海學園社教網絡，新出爐的自動售票機，「e世代古文明數位對話」（與中華民國科技福祉促進協會合作），「國家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大南海文化園區無線寬頻網路環境建置計畫，「用說的嘛ㄟ通」複合式多媒體資訊檢索系統……。

黃光男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以大館帶小館的理念連結城鄉，因為獨

樂樂不如眾樂樂：舉辦縣市文化中心主任座談，簽訂高雄市立文化中心三年館際合作計畫，石灣陶到屏東，鹿港、府城、艋舺、金門文物展，921震後的臺灣古厝文物展、921大地震災區文物研究。他糾朋引伴，舉辦親子活動、義工招募、文化小義工培訓營，推出口袋書……。

延續過去1967年「把知識送上門」的理念，進階版的史博行動博物館已成為招牌，以館藏中國歷代錢幣為主題的「行動博物館」正式啟用（2001-2017），2008年加入另一臺「臺灣文物數位行動博物館」。當年從第一站臺中豐原出發，現在已跑過13,433公里，二十年來三百四十六場展覽，服務過一百一十八萬八千五百二十五人次，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上圖】

1997年，史博館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新航廈出境設立展示廳，黃光男（左1）與文建會吳中立副主委（左2）、李奇茂（左3）等出席開幕典禮。

【中圖】

2001年，史博行動博物館正式啟用。2003年，以臺中縣為巡迴首站，舉行「行動博物館——館藏中國歷代錢幣特展」。

【下圖】

2017年，新一代的行動博物館前往興南國小辦理「酷獸來了」教育推廣活動。





【上圖】

1997年「陳進藝術文化獎」設置記者會，黃光男與陳進（前排右）、林玉山（前排左）、教育部社教司副司長聶廣裕（後排右）合影。

【下圖】

2003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第1屆「林玉山先生美術研究獎」頒獎典禮，林玉山（中）頒獎給首屆獲獎者廖新田（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左為時任館長黃光男。圖片來源：陳嘉翎提供。

文創是他的強項，他相信文創其實就是有力的文化行銷，一種「隱性」的博物館概念：成立文化服務處、中正機場文化走廊、臺北京華城世界博物館商店正式開幕……。

展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一如以往，精采不斷、掌聲不絕。例如，臺灣藝術前輩大集合：陳進、洪瑞麟、藍蔭鼎、馬白水、臺灣先賢書畫展……，以及「臺灣美術口述歷史資料庫」開風氣之先，留下許多珍貴文字聲音影像紀錄。1927年的「臺展三少年」（陳進、林玉山、郭雪湖），如今都在史博館集成「臺展三少年獎學金」（分別於1997、2003、2010年捐贈，前兩項都在他任內）。兩岸交流熱絡，恐怕是空前絕後：「歷代紫砂瑰寶

展」（北京故宮、南京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海峽兩岸齊白石收藏展」（湖南博物館、北京故宮），「西漢南越王墓文物特展」（南越王墓博物館），「牆特展」（北京長城博物館），「龍文化特展」（北京歷史博物館），「河南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特展」（河南博物院），「揚州八怪書畫珍品展」，「李可染藝術世紀展」……，史博館也出借六十幅典藏給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張大千繪畫藝術回顧展。

這是史博館的國際交流黃金時段，遍布全球：南非現代藝術展，林布蘭特版畫展，古根漢美術館典藏名作特展，赴日本熊本城博物館「館藏牙雕暨明清銅爐特展」，清代玉雕赴加州寶爾博物館，中華歷代陶瓷

名品日本巡展，高第建築藝術展，中國古陶瓷展（日本福岡、長崎、廣島和北海道四博物館），澳洲新南威爾斯博物館張大千展，臺灣鄉情水墨畫展（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波羅的海三國民俗藝術特展，東亞三國結藝聯展，林智信巨幅版畫〈迎媽祖〉遠赴立陶宛、德國兩國巡展，達文西特展，中華文物中美洲巡迴展（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印地安藝術創作展，猶太文化展（臺北德國文化中心、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張大千畫作展（溫哥華市立美術館），加拿大貝塔鞋子博物館，馬雅展，非洲藝術展……。

姊妹館簽訂達到二十七個：白俄羅斯國立美術館、俄羅斯東方民族博物館、俄羅斯特列察可夫國家美術館、立陶宛可里昂斯美術館、西班牙達利基金會、愛爾蘭國立東方博物館、法國雅峇瑪安德樂博物館、國立蒙古博物館、美國西雅圖陸榮昌亞洲博物館……。

法國方面合作最深：奧塞美術館展，法國居美博物館中國陶器互展，尚·杜布菲回顧展，畢卡索展，阿曼創作回顧展，馬諦斯特展，原始藝術特展（法國戴皮爾博物館、比利時中非皇家博物館、奧地利民族學博物館），佛雕藝術展（巴黎文化新聞中心）。因為文化外交成果非凡，1998年7月，他榮獲法國文化部文藝勳章一等勳章（軍官級），領獎時語帶幽默：「不知是巴黎讓我浪漫，還是我讓巴黎浪漫。」

〔左圖〕

1999年，參與白俄羅斯國家博物館（National Art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六十年館慶，黃光男（左2）與訪賓合影，左一為辛治寧。

〔右圖〕

1997年，黃光男（左）代表史博館與俄羅斯東方民俗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Art, Russia）館長巴奇可夫館長簽署姊妹館協定。





1996年，黃光男主持「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將軍一號實勘」啟航典禮。左起：海洋大學簡連貴教授、澎湖水下小組執行秘書楊式昭、教育部黃月麗科長、史博館林淑心主委、澎湖水下考古小組副召集人黃永川、黃光男、海下協會徐理事長、史博館會計主任蕭金菊、海下協會秘書長林文、海下協會人員。

考古文物是史博館的起家典藏，黃館長擴大規模，海陸大串聯。1995年開始規劃的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計畫；2000年發表「將軍1號」古沉船研究成果及出水古文物近三百件，並建議成立「沉船博物館」；2001年再舉行「澎湖沉船將軍1號水下考古研究展」。另一方向，他成立臺閩文史工作小組來執行閩臺文物史料匯集，並派員前往大陸觀摩學習，鎖定的地點包括陝西、湖北楚文化、中原以南的南越王遺址等。

其實，他最引以為傲的是組織改造。在其任內，史博館長大了。因著史博館組織條例修正草案三讀通過（1995.12.15），從十五至二十一人變成八十至九十二人的編制，並增設副館長。一個列為國家級但「三缺」（缺人、缺錢、缺地）的博物館自此開始踏上專業化發展的路線，前景可期。現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組織規模，就是黃光男館長任期內奠定的。

他是個即知即行的人。2002年7月盛夏，一個穿襯衫打領帶的中年男人和一群義工向路人遞送DM。大聲說著：「我是歷史博物館館長黃光男，邀請大家來博物館看展覽。」一個小時就發了兩千份，成效果然立竿見影，之後數日史博館湧現人潮，連咖啡廳都一位難求。他還安排與臺北看守所合作，在戒護區內展出國內知名畫家水墨畫三十五幅……這些有點無厘頭又有創意的衝勁，就是「藝術行政與博物館管理學」，用行動開發學理，用學理支撐行動。

史博館已成為臺灣最有活力的博物館之一，榮獲行政院首次辦理「90年度政府出版服務評獎」的出版服務獎一等獎，三項優良政府出版品獎，同時又獲教育部評定為90年度「服務品質優等獎」。

不過，再怎麼厲害的館長總是有「未竟之境」。2003年大膽構思的「檳榔西施」主題，引來外界議論，只好作罷。而史博館庫房設備簡陋，南海學園計畫胎死腹中，應該是很大的遺憾。



2002年，黃光男（右）代表國立歷史博物館接受時任行政院院長游錫堃頒發90年度優良政府出版服務一等獎。

千禧高峰・「百萬館長」

眾所皆知，黃光男是臺灣超級大展的推動者。「超級大展」（mega-exhibition）的概念源自1960年代的法國文化部長馬勒侯（Georges André Malraux, 1901-1976）舉辦大型的系列主題展覽，用以推動全民文化參與。大展是要吸引眾多的人口參與方能有「大」規模的稱號。美國、英國和日本都曾這種超大型活動。



臺灣的超級大展起於1993年故宮的「莫內及印象派畫作展」，1997年史博館的「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則被視為是臺灣超級大展的高峰。



的確，「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吸引八十餘萬參觀人次，是打響了史博館的第一炮，但不是最高紀錄。2000年「文明的曙光·美索不達米亞古文物特展」入館有三十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一人次；2002年的「馬諦斯特展」，雖有近二十一萬參觀人次，已不若先前的威猛；2003年「印度古文明·藝術特展」因SARS風暴，狀況當然可以想見（這也是首次帶口罩開會的藝文活動）。2008年底「驚艷米勒——田園之美畫展」再起，締造了六十七萬參觀人次，景氣不佳之下，已屬難能可貴。



真正締造史博參觀人數紀錄的，不是前述的西洋藝術大展，而是2000年的中國文物展「兵馬俑——秦文化特展」，黃光男自此登上「百萬館長」的響亮名號。在臺灣，前無古人、來者也難追，他是明星級的館長。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並且是「世界八大奇蹟」的秦始皇兵馬俑曾於1992年「叩關」臺灣。由展望文教基金會和大陸「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合辦的「大陸古物珍寶展」裡展出八件秦俑和兩匹馬。當時立委還帶著民眾拉布條「今日秦俑入關，明日木馬屠城」抗議。政治意味濃厚，因此並不討喜。想不到八年後兵馬俑展竟然大大受到歡迎。

1999年是兩岸文化互訪的熱絡年。黃光男帶領「文化社教機構負責人大陸訪問團」參訪大陸，而「大陸文化管理人員訪問團」、「陝西文

[左頁上圖]

「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名作特展」展覽現場。圖片來源：藝術家雜誌社提供。

[左頁中圖]

「文明的曙光：美索不達米亞古文物特展」記者會結合服裝走秀。圖片來源：藝術家雜誌社提供。

[左頁下圖]

2003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馬諦斯特展」作品開箱記者會。圖片來源：藝術家雜誌社提供。

1999年，黃光男（左）勘查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右為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吳永琪。



化訪問團」等也來臺灣探路。黃光男和來臺參訪的陝西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吳永琪商討，確定以「生態展覽」的形式來呈現整個出土的情境（史博館最早的生態展經驗是「北京人生態展」，1976-1993）。此次規模更大，更完整地呈現了兩千多年前秦代文化樣貌。這個展覽連合了陝西省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咸陽博物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等提供一百二十餘組件文物，其中兵馬俑十七件，是歷年來外借數目最高的一次。展場內設計費思量，不但從陝西運來陶土布置，而且二樓和一樓展場連結搭建小型的兵馬俑三號坑，利用動線營造下坑的真實感受。

12月15日正式登臺。隔天上午，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特別叫停院會二十分鐘趕到史博館，是極為特殊的狀況——國會為兵馬俑展暫停，應該是史無前例的吧？當時的政治界如副總統呂秀蓮、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內政部部长兼臺灣省政府主席張博雅、蘇貞昌夫婦等都前往參觀。

「兵馬俑——秦文化特展」引發觀展旋風，開展期間吸引近一百零六萬人次參觀。觀眾突破四十萬人時，黃光男與該名觀眾合影。





3月11日晚間結束八十三天的展覽，入館人數達一百零五萬五百三十七人，每天平均有一萬兩千六百五十名觀眾「湧」入會場，一舉破了臺灣展覽史的紀錄，連《紐約時報》都有報導。因為人潮擁擠引來民眾頻頻抱怨，研考會甚至發文要求檢討改善。

過去史博館也有一些人氣展，如1969年的「月球岩石特展」三十萬人（平均一天三萬三千人，算是單天最高紀錄），1967年「張大千近作展」、1972年「四海同心郵展」及1996年的「雞血石展」各有三十萬人，1968年「張大千〈長江萬里圖〉展」有二十五萬人。因此「兵馬俑——秦文化特展」的參觀人數立下「黃光男障礙」，難以超越。成績

【左圖】

大批觀眾於史博館外排隊，參觀「兵馬俑——秦文化特展」。

【右上、下圖】

「兵馬俑——秦文化特展」展場盛況。圖片來源：藝術家雜誌社提供。

[右頁上圖]

黃光男，〈我行我素〉，
1994，彩墨、紙，
68×90cm。

[右頁下圖]

黃光男為參與「水墨新境——
黃光男水墨畫巡迴展」開幕的
觀展民眾解說作品。

1997年，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水墨新境——黃光男水墨
畫巡迴展」開幕。



亮眼之際，黃光男發表感言：「兵馬俑特展追求的不是參觀人數的紀錄，而是國內藝術展覽品質的提升。」念茲在茲的還是博物館的核心價值。然而，這樣還是不能解消千禧年前後超級大展對臺灣文化生態影響的疑慮，如商業化、主流化、文化消費等，這得留待以後分析檢討。不過，這些問題他也有注意，在「來自海外的大型展覽」的紙上座談時寫道：「引進海外大型展覽必先確立自身的立場，亦即，館員自身是否具有充分能力參與……我們一定要回溯引進海外展覽時的初衷。」在數字之外，博物館的價值還是不能放。

「無膽」有guts

白天衝博物館工作，晚上創作兼寫作，無時不刻有新點子的「鋼鐵館長」黃光男也有垮下來的時候。健康檢查時，醫師告知有輕微的白內障，提醒他不要看太多電視節目。看書、寫文章的時間都不夠用了，哪有時間看電視？真是讓他啼笑皆非。三年來開了三次刀。「馬諦斯特展」開幕時，《聯合報》暨《民生報》王效蘭發行人向黃光男打趣說，「肝」不好但「心」很好。因膽結石發作就醫，醫生發現他的「心肝」都很好，倒是膽結石導致膽管阻塞，必須開刀將膽摘除。雖然無膽，但很有guts。教育部部長黃榮村前來視察，才開刀出院的黃光男帶著他到五、六樓看典藏庫房，並積極爭取空間。黃榮村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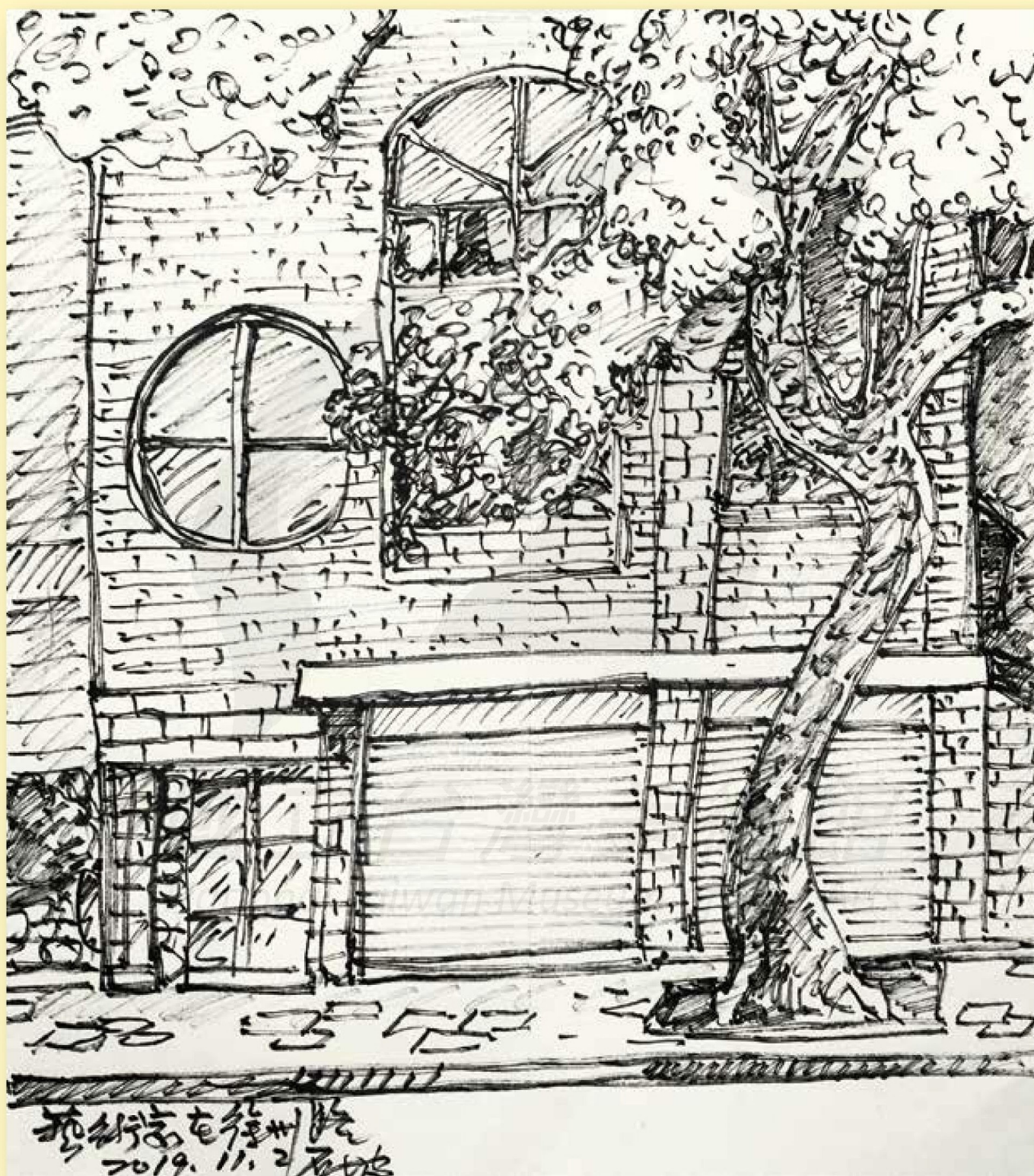
侃，「開刀之前忙成這樣，開刀之後壯成這樣，實在不像『無膽』之人。」毛病不只如此，因椎間盤突出住院，他利用躺在病床上的時間重讀《泰戈爾傳》和詩集，做了一本厚厚的筆記。住院也講求績效、成果，開畫展時說：「這些作品是在開刀住院、晚上睡不著時畫的。」真是「鞠躬盡瘁，病而不後已」！

這位自稱是「半殘老人」的畫家館長倒是分得清楚：「畫家必須有所堅持，館長卻需要敞開大門，這是兩者最大區別。」畫家當館長，是辛苦也是福氣；館長當畫家，是福氣也是辛苦。到頭來，兩者都是。



【藝術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黃光男的生活與藝術密不可分，常隨手在筆記本或冊頁上以速寫記錄。不論是於住家附近散步所經過的尋常街景，搭高鐵至臺南途中的旅客，或是出遊所見的新奇景色，都是他的題材。





館長群中的領頭羊

黃光男館長不是一個館的館長，他喜歡分享、連結、帶領，可以說是身兼兩個館的館長：本館及「他」館。可以說，他是臺灣博物館館長界的領袖型人物。

除了帶團參訪，1997年大規模的亞太地區博物館館長會議，三校遠距聯合，十五位各國館長專家齊聚一堂。還有文物典藏研討會、國際博物館學研討會等。值得一提的是，逾九年館長期間他辦了七屆的「國際博物館館長會議」。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法國、英國、比利時、俄羅斯、白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捷克、愛沙尼亞、新加坡、巴拿馬、西班牙等館長均曾來臺與會，更藉由這些機會作深度交流。會議主題相當具前瞻性，現在讀來還是寓意深遠，包含：「21世紀博物館新視覺」、「博物館的專業主義」、「文化・觀光・博物館」、「危機與轉機：新世紀的博物館」、「行銷與科技——博物館資源共享的新策略」。

約2000年前後期間，黃光男率團訪問大英博物館，當時筆者正好在

1997年7月，國立歷史博物館「亞太地區博物館館長會議」，與會各館館長合影，前排右一廖桂英、右三李仁淑、右四陳國寧，後排右二黃永川、右三黃光男。



倫敦留學，乃陪同館長一行人拜訪該館館長及館員。黃館長以非常「破」的英文和大英博物館館長談笑風生，證明最好的國際語言是笑聲、幽默與友善的肢體。酒酣耳熱之際，主人問他要看什麼館藏寶貝，他立馬說是〈女史箴圖〉。大英博物館館長二話不說，安排一群人浩蕩前往「朝拜」。能親睹此曠世巨作者，在臺灣沒多少人，筆者有幸是其中一人。黃館長有此魅力讓大英博物館館長痛快答應，可以看出他的國際好交情。

因為黃光男的身先士卒，臺灣博物館蓬勃發展，並成為社會焦點，博物館已成臺灣的新顯學。在1998年的一次訪問中，他以「博物館邁向競爭世紀」為議題：

新世紀對於博物館將是充滿競爭力的世紀，身為博物館領導者，不再只是單純的館長，而要扮演宗教者、企業者、教育者的多重角色。博物館不能只是一灘死水，必須加入氧氣。

2003年《博物館能量》出版，他強調：

博物館人員不應忘記初衷，那就是注重社會性與教育性、非營利性與公益性，博物館是為民眾提供知識成長的最佳場所，雖然在營運

2000年，國際博物館館長論壇會合影，坐者右二為黃光男。





[左圖]

擔任史博館館長時期，黃光男（前者）與著史博館制服之館員合影。



[右圖]

史博館的館狗。

中應用很多行銷手法，但最重要目的仍以民眾的教育為依歸，才是博物館功能發揮的正確方向。

這是真能量、強能量、能擴散久遠的能量。他不但是博物館館長界的意見領袖，而且這些意見、想法、主張帶有深刻的思想、願景與行動力。

雖說黃光男是館長群中的領頭羊，有時還得讓讓一隻狗——不是牧羊犬，是「小黃」。作家李維菁（1969-2018）寫過這個溫馨的小故事：那一段時間，來了隻棕黃色的流浪狗，就把館當作自己的責任區來回巡視，沒事就安靜在門口的小廣場打盹，其他入侵的貓狗來了就奮力吼叫。日久生情，館內同仁也跟小黃變成好朋友。館長便告訴館員幫小黃登記，以免被當成流浪狗捕走。有天，黃館長提早來上班，館狗小黃竟然對著黃館長狂吠，不讓他進入。黃館長好氣又好笑地對著小黃說：「到底你是館長還是我是館長？」原來，小黃以為和「老黃」分工好了，白天人管，晚上狗管。辭世的才女作家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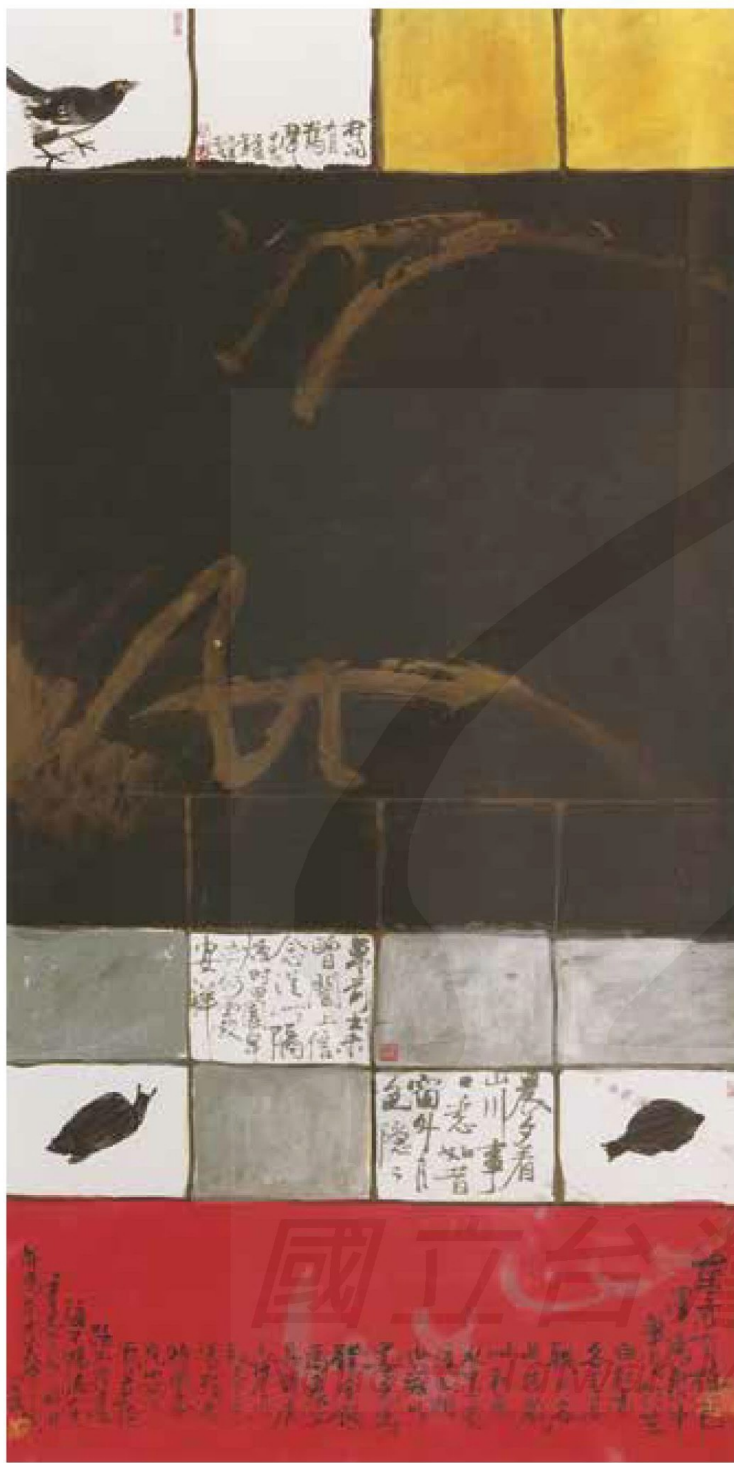
我對於那個蓮花池畔的博物館有特殊感情，並且因為那是小黃守護的博物館，心裡總是掛念。



黃光男，〈心曲〉，1998，
彩墨、紙，70×7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在天上的她，留下了這一段史博館的「雙黃佳話」。

2004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年會在南韓漢城舉行，是ICOM成立百年來首度移師亞洲。黃光男應邀發表專題演說，並成立中華民國博物館商店，是擔任史博館館長這個職位的最後一張成績單。哽咽接過史博館同仁製的「非常光碟」（影射當年的總統大選劇碼）相贈，既爆笑又溫馨。之後，他轉換跑道，回母校臺藝大，重拾藝術教育的老本行。



黃光男，〈金天銀地之一〉，2004，彩墨、紙，185×9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款識：林間有鵲聲。甲申，石坡黃光男於臺北。桌前書未曾闔上，信念從此隔煙，時田園早失，何處安詳。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窗外月色隱隱。東方有格，色澤為象，中華有彩玄白紅赤各司其職，或各具其歲，此轉為水墨藝境之相也，茲以墨色為體，金銀為象，其具龍虎之勢，亦敘志之未揚，願有禱國泰民安之願，若能路不拾遺，海不揚波，在筆墨之外成化，亦為東方美學之實。石坡。



黃光男，〈金天銀地之二〉，2004，彩墨、紙，185×9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款識：志在九層奇。甲申，石坡黃光男筆。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那一回頭見，不著風影也無航程，百里空迴再嘆無音。故畫一聯屏水墨分界，實是現時社會之框架也，或曰電視之框，電腦之架，或曰居處之盒，電訊之握者，比比皆然，人之思想情感與行動，受制如此，其生機可有自由為，然既能箕風畢雨，亦能風虎雲龍，天地為之生生不息耳。石坡。



黃光男，〈金天銀地之三〉，2004，彩墨、紙，185×9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款識：青空多彩石。甲申，石坡黃光男於台北。傾耳無希聲，縱目浩濛濛，不知蕭索快且速，秋實任人擇取，若有書畫寄筆墨，一言耳。祈鵲鳥鳴空報音，寰宇喜樂佈天，故置之於上，有天宇共相之便，賜蝸牛蠕動，乃天機共識，散佈於地，生氣無限，若天是金，地為銀，則陰陽泰交，世可治也，人亦有歸程之望，鵲飛於天，蝸伏於地，筆墨於此，沁心如斯乎。石坡。



黃光男，〈金天銀地之四〉，2004，彩墨、紙，185×91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款識：心遠千重嶺。甲申，黃光男作。南畝平疇千里，西園晨興生機，可堪計量，僅尋思，或有石縫一線天，待在依稀記憶裡。金天銀地者並非順口胡謔，亦非臨時起意，畫境者，來自當下社會物化之反思，古經文談太平盛名超越自然時，上天雨金赤虹化玉故事，乃寄寓為政者勤世愛民致幸福，天下人人可感於生存之價值與意義。石坡記。